

站在光里的父亲

李静(鱼台)

我父亲年轻时喜好练武。我家堂屋门后，挂着刀、剑、长枪、三节鞭等各种兵器。晚上下班回到家，他总要在门口练上一会儿。他听说有一种功夫叫“八步赶蝉”，便想试一试。他在村里的土路上骑自行车，等车快速前行时，猛地下车，让自行车自己往前走，他再快步赶上，稳稳坐上去继续骑行。

大概是1983年冬天，父亲的一身功夫有了用武之地。那时鲁西南农村住的都是土屋，屋顶上盖的大多是稻草。干燥的冬季，烧火做饭稍不注意就会起火。

那天傍晚，父亲刚下班回到家，突然看到我家西边一户人家的堂屋着火了。只见浓烟滚滚，火苗时隐时现。父亲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搁，飞快地跑过去。这时左邻右舍也都听到了动静，都围上去帮忙。那家的大女儿踩在木梯上，接过母亲递来的水桶往房顶泼水。她的父亲恰巧不在家，而那时的

草屋很低矮，站在梯子上还是够不到房顶。眼看火势越烧越旺，大家一桶一桶地压水、提水、泼水，却无法阻止火势蔓延。父亲急中生智，找到一根钩担立在地上，让一个发小扶稳，猛然提气，如蜻蜓点水般跳到钩担上端，伸长胳膊扒住房檐，再一提气爬上了房顶。他站在房顶上，用绳子往上提水，一桶桶泼下去。他热得满头大汗，裤子和鞋也被水打湿了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火终于被浇灭。

同一年的冬天，我家南边一位老太太家的厨房着了火，父亲也跳到屋顶去灭火。那一次，他的双手都被烫伤，直到开春地里需要撒化肥时，伤还没好。那时母亲身体不好，父亲不得已找发小帮忙，还交代他不要声张双手受伤的事。

如今，八十一岁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他年轻时的身影，那个站在光里的英雄。

暖心的小笼包

马银生(汶上)

生活处处流淌着温暖。有时，一句问候、一碗热汤、一笼包子，便能温暖一颗心。

那年冬天，我在县城一所中学找了份工作。上班第一天，同事老王问我：“没吃早饭吧？走，我请你吃小笼包！”看我有些迟疑，他又笑着说：“这家小笼包特好吃，皮薄、馅香、价钱也实惠。”

出校门往东不到二百米，就是那家包子铺。老板是位四十来岁的大姐，见我们过来，赶忙擦净桌子，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：“稍等几分钟，包子很快就出笼了！”

“先来两碗辣汤，再上两笼包子。”老王熟练地点单。我连忙说吃不了那么多。“吃不了就打包带走嘛。”老王接得自然。

说实话，我平时早饭吃得不多。但不愿辜负老王的好意，便

吃了两个包子，喝了一碗辣汤。剩下的，老王用方便袋装好，说是带回去当午饭。

走出铺子，我不解地问：“王哥，明明吃不了，为什么点这么多？”

老王这才笑着告诉我缘由。原来，这位大姐几年前失去了丈夫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。为了更好地照顾读书的孩子，她才开了这家包子铺。附近的人常来吃早饭，有时特意多买几个包子，或者单独喝一碗汤，也算是一份悄悄的支持。

我听了，心里一暖。从那天起，我和老王默契地约定：每天早饭都来这儿吃小笼包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和老王都已离开那所学校。可每当想起那个冬天，想起那笼热气腾腾的包子，心底总会泛起一阵暖意。

济宁的环城西路

朱守文(任城)

时光如水，改变了心性和容颜，却永远改变不了我对环城西路的留恋。

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，我赶紧戴上帽子。沿着洸河公园曲曲折折的小径前行，刚踏上环翠桥，便被川流不息的车流淹没了。这座横跨洸河的石拱桥建于2003年，它的通行，让南起太白楼路、北至济州城墙的环城西路，更加顺畅地向北延伸。

漫步在回忆的路上，往事如一幅幅画卷在眼前缓缓展开。高大巍峨的济州城墙，它的南临是济宁警察学校，不远处便是济宁卫生学校。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，单位宿舍就在卫校和济宁童装厂中间。当时不足二公里的环城西路两侧，分布着电业局、麻纺厂、西关体育场……

每当旭日东升，道路上自行车叮叮当当的铃声、路口叫卖早点的吆喝声，交织成优美的晨光曲，奏响了环城西路上

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清晨。夕阳西下，路边的法桐在昏黄的路灯下影影绰绰，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意境。

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一群年轻人，身穿绿色棉大衣，颈绕雪白长围巾，脚下钉了铁掌的皮鞋，每一步都踏出清脆的“啪嗒”声。他们潇洒地走着，谈人生、聊理想，畅想未来，不知不觉间，从北走到南，又从南走到北。

还曾记得，在那细雨飘洒的夜晚，撑着雨伞独自走在环城西路上，去体会戴望舒《雨巷》中所描绘的诗情画意。一条路，一个人，一把伞。这一幕，成为我青春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之一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的环城西路处处散发着活力与激情。而昔日的那些街景，已成为青春岁月里永远的珍藏。曾经生活在环城西路的那些年，也成为我人生路上最值得回味的时光，并将伴随我走向未来。

银球舞动的暮歌

陈玉玲(兖州)

腕下穿了三十余年的银行制服，日子仿佛被抽去了筋骨。退休证静静躺在抽屉深处，薄薄一张纸，却让整个屋子都显得空旷。那些熟悉的键盘敲击声、点钞机的咔哒声、同事们匆忙的脚步声，突然间都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。

最初的清闲带着些许新鲜，如骤然松开的弓弦。但时日一久，松弛留下的不是自在，而是无边的空茫。直到那个黄昏，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了老年活动中心。鼎沸的人声扑面而来，带着久违的活力。正迟疑时，萍姐爽朗地将我拉进这片喧腾：“发什么呆！来，试试乒乓球拍！”她不由分说地将一只覆着红黑胶皮的球拍塞进我手中。

墨绿色的球台瞬间成了全新天地，银球在灯光下闪烁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这枚小小的银球，成了撬动暮年的支点。

从此，每天早晨八点，我们准时相聚。萍姐的推挡堪称艺术——不急不缓地移动，手腕沉稳如钟。无论来球的气势多猛，都能被她从容推回，那球贴着网过来，带着微妙的下旋，让人使不上力也借不到劲。刘哥擅长拉出漂亮的弧圈球，他的爆冲弧圈裹挟着强劲上旋，如呼啸的炮

弹直扑死角。每当这时，我便会快步后撤，奋力反拉，手臂肌肉绷紧如弦，仿佛找回了年轻时的力量。

最精彩的是发接发间的智慧博弈。张老师善用长短结合，时而发出直奔底线的急长球，时而来个刚过网的短球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学兰妹妹精于旋转变化的发球时而带着强烈下旋，触台后几乎不往前走，时而划出诡异的侧旋弧线。我们在这推、搓、拉之间寻找默契，在应对旋转时增长智慧。

球室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。有时为了一记精彩的扣杀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，有时因漏接简单发球，又会爆发出善意的笑声。

室内的灯光明澈，银球在视野中飞旋，划出一道道亮白弧线。汗水沿着鬓角滑落，心跳有力地撞击胸膛。在这急促的奔跑与腾挪间，在每一次拧腰发力、手腕翻转的瞬间，那些锁在骨缝里的暮气，被银球的每一次撞击震散。球桌的经纬之间，是生命卸下重担后重新舒展的舞台。

银球每一次清脆的撞击，都在无声地宣告：纵然人生的幕布正在垂下，那倔强的生命之歌，依然在旋转与奔跑中激荡出永不停歇的旋律。